

青年路：时光里的街巷

□米瑞蓉 文/图

名城

如果说对于一个人的少年记忆来讲，最能承载的莫过于曾经住过的房子，因为那是安放一个人躁动狂放身心的地方。

青年路34号，一个曾经装满我青少年时期记忆的地方。1969年，父母接受“调查”，哥哥姐姐下乡各奔东西，14岁的我在几个小伙伴的帮助下，一个架子车上拉上全家人各奔东西后留下不多的生活物件搬进了这个陌生的小院。

这是一处20世纪初修建的老建筑——传统二进院。二进院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院子有两重院子，前院大，左右厢房加正堂，后院小，可以上到半面采光的阁楼，想必曾经是内宅小姐的闺房。这个小院隐藏在街面的后面，面对青年路的门面依旧是老成都的木板房，每到白天可以取下门板做生意，也可采光。门板房旁边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上方钉着一个蓝色小门牌：青年路34号。

这里是原成都市九三学社的宿舍院。穿过走廊走进第一进小院，天井不大，不到30平方米，三面都是房间，住着四五家人。我们家搬进来时就在通往后院的过道里隔了3米宽左右就成为一间房子，12平方米左右，在20世纪60年代也足矣，只是把本来就很拥挤的小院变得更加拥挤。

那时的青年路可没有1980年代沿街为市时那样红火，那时的青年路并不宽，没有太多的人走过，更没有汽车驶过，冷清到门可罗雀。马路斜对面青年路21号便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成都电影公司，虽然算是一个事业机构，但它也有一家电影院，只是在那个年代电影片子极少。

沿着青年路再往东走便是春熙路，这里也曾因为耀华食品、成都古籍书店、孙中山铜像、青年宫电影院、亨得利钟表店和成都工艺美术品商店而著名。沿着青年路往西就是盐市口，那里有成都最著名的人民商场，往南就是盐市口邮政局，往北就是总府街路口的红旗副食品商场，这样看来，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内地改革开放中，这里的夜市红火也无道理。

我们刚搬进这个小院很不适应，临时用竹板抹泥隔出来的房子不隔音，院子里一大群小孩子打打杀杀的，闹腾得很，经常还会撞到薄薄的泥墙上要撞倒一般。前院尹嬢家里3个男孩，完成不了作业也只是要挨打，一到检查作业时先是呵斥接下来就是孩子的哭啼声；隔壁张婆婆的儿子媳妇去了五七干校，留下一个上幼儿园的孙子，小孩子想父母常哭闹，于是到了晚上，小院里仿佛真印证那句“你方唱罢我登场”，叫声、骂声和哭声成了一曲烦恼三部曲。我们家和张婆婆家是在小院的正方临时隔了两间房出来的，不大的两间房中间留了一个两米宽的过道，这让原本采光不好的小院更加阴暗潮湿。

就这样一个不大的小院里住着八九家人，大家共用着一个没有采光的黑厨房，即便屋顶上有几片玻璃亮瓦，不知多少年的烟熏火燎早已没有了任何采光效果，小院角落里有一个旱厕，到了夏日臭味熏天是自然的。院子的天井里有一个自来水龙头供全



1974年，米瑞蓉和哥哥米家山在位于南新街37号四川省省财政局院子里



20世纪70年代，南新街街上的孩子们。(前面这个最小的孩子就是现在著名企业家邓文)

我也不例外，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条街在10年以后会成为成都红极一时的繁华商业街。

70年代中期，父亲复出后调到了省财政局工作，于是我们全家又搬到了南新街37号的省财政局大院居住，这里离青年路34号不过半条街，回到青年路34号小院去看望小伙伴也是我的乐趣，后来也见证了青年路商业街的形成。正是因为青年路处在春熙路商圈和盐市口商圈的中间连接处，也就给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青年路夜市和服装批发市场奠定了重要的地理优势。

那时去得最多的应当是春熙路古籍书店，父亲一生喜欢书法字画，抄家时父亲的古籍线装书和字画都被装箱拿走了。每个月父亲领到工资就会带上我走半条街到春熙路孙中山铜像边的古籍书店去淘线装本的古籍书，运气好还可以淘到一些好的字画。二楼给干部专供书店，上楼要凭统一发的干部购书证，里面大多是历史书籍和外国的政治、经济、文学类书籍。每到周末是我们年轻人最开心的日子，几个玩得最好的女朋友都要约着去春熙路口的耀华餐厅，那时一块钱在耀华餐厅可以吃上一只全鸡全鸭，但对于我们来讲这也是舍不得的，不过就是喝上一杯冷饮，几分钱到一角多钱，最便宜的就是“西瓜酒”，名字好听，不过就是橘子汁罢了，也有酸梅汤。后来北京的“老莫”火了，成都耀华餐厅也卖起了西餐，很简单的西餐，每月发了工资就要去大吃一顿。

到了80年代，原本冷清的青年路一下子火了，不宽的街道到了晚上便被各种摊位占满，最时髦的喇叭裤、蛤蟆镜、蝙蝠衫、的确良衬衣满街叫卖。那时很多待业青年、国营厂的工人都抓住机遇，赚的就是一个商品

差价，我们叫他们倒爷，他们要么坐着火车在深圳中英街“倒”来贩覆人们认知的各种稀罕物；要么清晨去火车站荷花池市场批发出内地仿制的“奇装异服”，一时间成就了一大批成都的万元户，也开启了成都逐渐走上商业市场化的步伐。就像后来有人说：华尔街的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金钱；青年路上的每一个摊位都代表着机会。也有老人说：青年路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太古里”，西南时尚的风向标。

后来我们又搬家了，搬到了更远的华西坝，成都的城市建设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若干年后我又去到这里，青年路34号的小院已不复存在，昔日寂静的小巷湮没在如今车水马龙的繁华商业街里。听说每到清晨，这里的九龙广场、万紫广场、金开广场、明都广场挤满全省各地来批发商品的商贩，他们依然在寻找商机，捕捉着时尚和价格差的最佳结合点。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青年路34号小院里尹嬢的儿子，当年曾经跟在我后面一起玩儿的小男孩邓文，如今他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执掌着四川最大的食品调味品上市公司……我们谈起了曾经青年路34号那些故事，他拿出了一张小院孩子们的照片说：记得吗？这是你给我们拍的。

这些年有时也去太古里参加一些活动，人头涌动的春熙路已经变得陌生，但是看到的是触摸世界时尚的新商业区。此时，我更愿意闭上眼睛，透过眼眸隐约的灯光，听着耳边传来的喧嚣的立体声，在我们心里依然浮现出那时青年路上的那片宁静，回忆着青年路34号充满生活气息和繁忙的小院，还有那两棵永远够不着天的水池边的构树。



自贡灯会与天灯会

□钟学惠

风物



驰名中外的自贡灯会源自何处？文史专家宋良曦认为，自贡灯会源于成都。在发展中融合了川内，尤其是毗邻的泸州、井研等地区的灯会习俗。成都灯会，西汉萌芽，东汉有形，唐代炽盛。传说东汉顺帝时沛国丰人张道陵在成都鹤鸣山创五斗米道而举行“燃灯祭斗”仪式，乃是最古老的灯会滥觞。

元宵灯会从宫廷走向市井，逐步枝繁叶茂地生发开来。与此同时，灯会也走出宫廷，走进寺庙祠堂，被赋予了宗教色彩，遂演变成天灯会。兴起与隋唐以来佛教的兴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灯会多以法会的形式为信众祈愿，而市井灯会也以祈福娱乐为目的，更多体现为全民参与。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看，二者都生发于家庭手工业与小农经济结合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半封闭的四川盆地中部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在国家同构的宗法社会里成长壮大。作为传统农耕文明孕育的、川南汉族集体创造的乡村风俗和特色地域文化，市井灯会节庆与寺庙祠堂的天灯会民俗并行不悖，一个喜庆热闹，一个庄严肃穆，互为补充，相映成趣。两者在某一特定区域可能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消彼长、互为补充的关系，并未出现因一个民俗兴盛导致另一个民俗受到挤压和影响而出现衰落的情况。

2019年，中国彩灯博物馆组织开展自贡彩灯传统制作工艺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对自贡灯会的历史渊源进行过梳理，认为：(自贡灯会)植根于自贡这方热土，具有独创性和唯一性。自贡因盐而兴，盐场井架、天车、宽管等采卤、输卤工具捆扎技艺，成为制灯技术的源泉。初唐时，佛教传入，荣县大佛，诸多庙宇和铁山古道上大量摩崖石刻佛像相继开凿与修建。其间举行的天灯

会，为彩灯技艺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文化条件。井盐生产，推动盐场多门类手工业发展，古建营造，泥、木、石等民间工匠汇聚，技艺得以精进、糅合、协作、即榫、雕刻、彩绘、编织、扎染等成为彩灯制作的技艺基础，成就了技艺的丰富、吸纳、包容性。明清时期，自贡地区繁荣富庶，为物质能耗极高的灯会展示主体——彩灯的制作提供了经济保障。湖广填四川、川盐济楚，促进大量移民，大开井灶，带来文化交流互鉴。盐商的奢靡享乐，赏灯、玩灯、斗灯风盛，繁荣了彩灯文化，推动制灯技艺成熟。

自贡地区自唐宋以来即有新年燃灯的习俗，明清时逐渐形成灯的会节。《中国自贡——南国灯城》中描述：每逢春节至元宵期间，燃火树、挂红灯、立灯杆，还有各种民间杂耍、曲艺表演，称之为天灯会，亦曰天灯节。《自贡史话》称，(自贡)古代灯会分两种，一为庙会期间举办祭祀性(天)灯会，一为每年春节期间举行庆祝性灯会。

就自贡地区天灯会的起源，荣县高山镇湘阳洞《同结》残碑载“天灯之供，肇端于宋……相仍勿替如新……流传……镗铎……”等字样，“天灯之供”即信民供养天灯，这是天灯会运行的主要方式；“肇端”，即开始。碑文记载表明，自贡荣县地区的天灯会起源于宋。

自贡天灯会的起源，及其与元宵节庆间的关系来说，今自流井区仲权镇《南华宫敬设



2024年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一景 蒋蓝 摄

万年天灯记》中有“天灯之设，昉自汉唐……以庆贺上元之佳节”的记载。对此，我们认为可这样理解：“昉”即开始的意思，亦即自贡地区天灯习俗始于汉唐，其目的是庆贺元宵佳节。汉唐时期是一个宽泛的时间概念，汉朝和唐朝是我国两个兴盛的朝代，常常并提，但是时间跨度大，汉唐的提法多意指后者。同时，仲权镇原为富顺辖地，秦时属巴郡、汉时属犍为郡，彼时为刚刚开发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点天灯是汉民族节日习俗，此地唐时天灯习俗的可能性较大。比较而言，“天灯之供肇端”比“天灯之设昉”的表述更为确切。

民国版《荣县志·山脉》记载，位于来牟千佛岩附近也有“灯杆山”之地名，说明此地立灯杆的习俗古已有之。

那么，自贡灯会又源自何处呢？文史专家宋良曦认为，自贡灯会源于成都，在发展中融合了川内，尤其是毗邻的泸州、井研等地区的灯会习俗。(宋良曦《中国自贡——南国灯城》)

成都灯会，西汉萌芽，东汉有形，唐代炽盛。传说东汉顺帝时沛国丰人张道陵在成都鹤鸣山创五斗米道而举行“燃灯祭斗”仪式，乃最古老的原始灯会。费著《岁华记丽谱》记述了唐玄宗元夜在叶法善陪同下在成都街市观灯，在富春坊饮酒赏夜的传说。五代“蜀王

孟昶时的四十年中，间亦放灯，率无定日。宋开宝二年(969)，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蜀故》)据《华阳县志》载：“正月九日，俗谓之上九，是夕始放灯，日出灯。”“十五日谓之元宵，市井祠庙结棚张灯，光明如昼”。川南井研县，“正月初九开始出龙灯、狮灯、牛灯、花灯，日夜不断。正月十五元宵节，白天有各种灯和平台、高装、地会等旅行，入夜烧花、鸣放各种烟花，闹至天明始散。”泸县古称江阳，其县城“旧历正月初九至月望，此数日晚间，七门五保，竞赛龙灯”。“观者填街塞巷，锣鼓喧闹，火星乱落。”

这些史料证明，随着官民同乐的成都灯会会节活动向周边地区辐射，自贡、泸县、井研等盐业产销地由于交通相对便利、经济较为发达，而更容易起而效仿。同时，亦可合理推测，自贡灯会应该与井研灯会、泸县灯会处于同一时代，不应早于成都灯会的唐朝。

民国版《荣县志·礼俗》记载了上元(元宵)和中元(七月十五)灯会的盛况：“荣县新年灯火甚盛。唐人称火树银花。合者，盖林立矣。而楼台为甲观，乡民通曰亭。一城数亭，一亭各式，其高数重，构材雕镂，临春组合，彩笺书画，嵌灯如星。一亭然四五百灯，辉煌万有。西人来看，亦欣然乐游所不见也。七月十五，各乡馆举盂兰佛事，夜张花缦，其制不一。火之发也，瑰怪溢目……师灯为西凉胡舞，木要索诸技，唐宋具详焉。”这样纷繁热闹的场景，就是放到今天的自贡灯会现场也不会逊色多少，各种杂耍表演也和今天灯会的文艺演出有类似之处。只是时代不同、形式不同、档次不同而已。

这段记载两次提到唐，充分表明自贡地区新春灯会和中元灯会唐时就已盛行。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陆游受命摄理荣州(现自贡市荣县)代理州事，其间写下的《沁园春·一别秦楼》中有“一别秦楼，转眼新春，又近放灯”一句，被很多人认为是自贡灯会历史的重要佐证。经过研究，我们比较认同王余、张方来在《品评自贡灯会》一书中的分析，“又近放灯”可理解为“又接近(春节)放灯的时间”，或者指京都放灯，或者指其家乡放灯，也不排除是荣州放灯，但都不能确证。

以上可知，自贡天灯会与自贡灯会都是从官廷元宵灯会流传、演变过来的，是在自贡地区孪生并行，且相互影响的元宵节庆民俗。按照志书和现存碑刻记载，起源于唐，宋时已比较兴盛。只是天灯会更多的是依托宫庙祠堂，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跟自贡地区宫庙祠堂的众多，尤其是佛寺众多有密切关系。



Literature&Arts

锦水

08

成都日报



2024年5月14日 星期二

情感

母亲的艾馍馍

□万晓英

我的家乡在德阳孝泉，孝泉是一个小镇，小镇上有五个泉，其中有一个泉，叫“磨泥湾”，我家就在附近。小河悠悠地流淌着，见证了我成长的点点滴滴。母亲，就像那条小河，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在我身边，用她的爱和关怀，滋养着我茁壮成长。虽然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但那些关于母亲的记忆，就像小河中的流水，永远潺潺流淌，温暖着我的心房。

记得那个夏天，家乡的小河水位上涨，母亲带着我沿着河岸洗衣服。阳光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微风拂过，带来一丝凉意。母亲边洗衣服边教我如何识别河中的石头，哪些是平的，哪些是圆的，哪些是危险的。我光着脚丫，在河水中嬉戏，偶尔捡起一块石头，模仿母亲的动作。

小时候的我特别喜欢下河游泳，但是母亲怕我有危险，总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去，小时候的我性子也非常倔强，非闹着要去。在我的软磨硬泡下，母亲拿我没办法，只得陪着我。当母亲看见我在河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时，时不时会在岸边喊几句：“小心，注意安全！”母亲的声音，如同小河的流水，温暖而坚定。

秋天来临时，小河边的柳树披上了金色的外衣，母亲会带着我去采摘河边的艾草。艾草的香气混合着泥土的芬芳，让人心旷神怡。母亲教我如何挑选最鲜嫩的艾草，然后回家制作艾馍馍。厨房里，母亲忙碌的身影和艾草的清香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每逢端午节，母亲总会亲手制作艾馍馍。她将新鲜的艾草捣碎，和入面粉中，再捏成一个个小巧玲珑的馍馍。馍馍散发着淡淡的艾草香气，口感清香独特，是我童年时最珍贵的美食。

制作艾馍馍的过程，仿佛是一种仪式，母亲总是神情专注，手法熟练。她轻轻揉捏着面团，仿佛在呵护着一个宝贵的生命。当馍馍出锅的那一刻，整个厨房都弥漫着艾草的清香，让人忍不住垂涎欲滴。

母亲笑着将热腾腾的艾馍馍递给我，眼中充满了爱意：“孩子，快吃，凉了就不好吃了。”我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艾草的香气在口中弥漫开来，仿佛母亲的关爱也融入其中，让我感到温暖和安心。

那时的我，觉得母亲是世界上最能干的人。

家乡的小河，见证了我与母亲之间的无数欢笑和泪水。每当我遇到困难或挫折，母亲总是像小河一样，给予我无尽的慰藉和支持。她温柔的话语，就像溪水般潺潺流过我的心头，让我重新找回信心和勇气。

已经成为母亲的我，早已经理解了她的辛劳和付出。每当我在厨房里制作艾馍馍，手中轻轻揉捏着面团，我就能感受到母亲的气息，仿佛她就在我身边，指导着我。我做出的艾馍馍，虽然不及母亲的味道，但在我心中，它们承载了母亲的爱和教诲，是我对母亲最深沉的怀念。我将艾馍馍递给自己的孩子，看着她满足的笑容，心中充满了感激和骄傲。

家乡的小河，母亲的艾馍馍，都是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印记。它们教会了我如何去爱、如何去生活、如何在逆境中坚持，它们陪伴着我成长，给予我力量和勇气。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想起家乡的小河和母亲的艾馍馍，我就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幸福。

母亲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风景。她的爱和关怀，就像家乡的小河一样，永远流淌在我的心中。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蒋蓝 美术编辑：钟辉